

第67届戛纳电影节闭幕 土耳其导演获金棕榈 李宇春颁奖秀中英法文



李宇春和阿巴斯同台颁奖。

本报综合消息 法国当地时间5月24日晚，第67届戛纳电影节在电影宫颁奖，金棕榈花落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冬眠》，评审团大奖则授予意大利女导演爱丽丝·洛瓦赫的《奇迹》。新浪潮泰斗让·吕克·戈达尔的3D作品《再见语言》与青年导演泽维尔·多兰执导的《妈咪》则分享了评委会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女星李宇春成为当天出现在舞台上的唯一一位华人女星，她作为颁奖嘉宾为最佳短片奖颁奖。

众望所归：金棕榈《冬眠》（努里·比格·锡兰）

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凭《远方》《小亚细亚往事》两获评委会大奖，两次和最佳影片擦肩，一直被认为是戛纳欠了他一尊金棕榈。如今电影节主席雅戈布卸任前，终于让他和

所有影迷如愿以偿。

锡兰凭借电影《冬眠》获金棕榈奖登台，昆汀为其颁奖。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之前曾经凭借《远方》《小亚细亚往事》获得过两次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却始终与最高荣誉失之交臂，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这一次锡兰带来了3个半小时的鸿篇巨制《冬眠》，故事简单平实，大量对话充满哲思，对于任何观众来说，都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体验，最终这部作品获得了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可谓实至名归。锡兰的获奖致辞十分简单，他希望把这部电影献给那些失去生命的土耳其年轻人。他还说，“今年是土耳其电影诞生100周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

《冬眠》讲述了一对夫妻带着4个女儿，在靠近海边的独立小农庄里，远离城市和社会人群，依靠养蜂自给自足独立生

活的故事。电影中有很多超现实和神秘主义的描述，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影片愈发神秘，展现出多层次一环套一环的寓意，抽象而复杂的内容，赢得了评委的钟爱。

“双黄蛋”成戛纳“传统”：戈达尔、多兰拿评委会奖

电影节有时候把一个奖颁给两部影片或作者，或是为了平衡安抚，或是真的因为评委意见难统一，偶尔出个“双黄蛋”很正常。戛纳近两年更是有这样的“传统”，65届的时候把最佳女演员颁给《群山之外》两位女演员，66届更是第一次让一部影片的演员和导演共享“金棕榈”。但这一次将“评委会奖”——历来都是鼓励性质的主竞赛单元奖项分给电影界的活化石戈达尔和年仅25岁的加拿大天才导演泽维尔·多兰，把原本属于艺术范畴的态度表达变成电影节的意识形态工具，怎么都为这一老一小憋屈。

戈达尔自不必说，这位多次入围戛纳但从来没获过奖也不再出席任何颁奖的新浪潮倔老头，这次和大家玩了个老顽童式的视听游戏，大家开开心心地趋之若鹜，心甘情愿顶礼膜拜，实在不需要这样一个鸡肋的奖画蛇添足。

《透纳先生》的男主角蒂莫西·斯波获得最佳男演员奖，朱利安·摩尔则凭借在《星图》中的表现获得最佳女演员奖，成为继朱丽叶·比诺什之后，又一位获得柏林、戛纳、威尼斯“欧洲三大影展”影后大满贯的演员。

李宇春颁奖秀中法英文 被误当成是全度妍

第一次踏上戛纳电影节闭幕式红毯，和金棕榈得主阿巴斯一起颁发最佳短片奖，李宇春成为了闭幕式上唯一的东方华彩。作为本届戛纳电影节唯一受官方邀请担任颁奖嘉宾的中国女星，李宇春上台后先用法语向全场问好，接着用中文说：“作为一个中国女孩，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我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话毕，她又用英文将自己的话翻译了一遍。此时，坐满全世界各地记者的新闻中心响起一阵掌声，还有小声的中文欢呼。不过，李宇春还是坚持原则，身着白色宽松长裤现身。

在这之后，李宇春坦言自己和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一起颁奖时很紧张。但对于自己晚上的表现，她还是觉得很满意。“虽然还有不少的进步空间，但晚上的表现我已经很努力了。”作为影迷的李宇春坦言自己这一次最激动的事情，就是能和阿巴斯一起颁奖，满足了自己多年的心愿。对于之后被国外影迷误认为全度妍，春春也很俏皮地表示，自己的海外知名度还需要历练，“下一次说不定我也会是评委哦。”一个选秀歌手出身的明星，竟然可以登上世界电影的最高殿堂，难免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据了解，李宇春是以某品牌代言人身份出席戛纳闭幕式的。

(综合)

梁静不怕哥斯拉： 真遇到想跟它聊一聊

本报综合消息 新版电影《哥斯拉》将于6月13日全国公映。5月24日，片方在京展示了一只近4层楼高的巨型“哥斯拉”。自称“哥斯拉迷”的演员梁静到场助阵，她笑言每个人内心都沉睡着一只小怪兽，所以看到哥斯拉她并不害怕，“如果真遇到，反而想跟它聊一聊”。

电影《哥斯拉》由传奇影业与华纳兄弟联手打造，由大热美剧《绝命毒师》男一号“老白”布莱恩·科兰斯顿、“海扁王”亚伦·泰勒·约翰逊、《双面玛莎》伊丽莎白·奥尔森等主演，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日本男星渡边谦等加盟。当看到巨型“哥斯拉”时，梁静直言太震撼，大喊“我好想爬上去！”她自曝是“哥斯拉迷”，认为其实每个普通人都有一只小怪兽。“哥斯拉代表着一种纯粹的力量，破坏力惊人，甚至可以代表我们每个人内心沉睡的那只‘小怪兽’，在忍耐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爆发。”

新版《哥斯拉》的主演“老白”布莱恩·科兰斯顿是梁静的偶像，令她对该片的上映格外期待。因哥斯拉是环境被污染后诞生的怪兽，梁静还不忘呼吁大家注意环保，“这部电影带给人们很多反思，我们一定要保护环境。”

(小鱼)



《哥斯拉》宣传海报



刘晓庆忆离婚后惨况： 时常有人半夜闯进屋

本报综合消息 2013年8月2日，刘晓庆与王晓玉在旧金山举行了婚礼。两人深情携手在牧师面前许下誓言，“互敬互爱，携手同行”，58岁的刘晓庆再次步入了婚姻殿堂。在这场婚姻之前，刘晓庆也曾结过婚，而她与第一任丈夫王立的婚姻并不美满，离婚后，她还遭遇了时常被人闯进房间等“惨况”。

据报道，刘晓庆的丈夫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的王立。在她的回忆录里有如下描述：“我没有什么感觉——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结婚不到4天，刘晓庆去拍电影了。等《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3部影片拍完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实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和王立的距离越来越大。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间来顾及他。”恶性循环，“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终于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

刘晓庆住到了北影厂招待所，再也没有回过家。

在当时，她的离家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刘晓庆离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作为“文革”后第一个公开离婚的中国电影明星，刘晓庆的绯闻成为几亿人的谈资。

“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对我指指点点，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我和丈夫为什么争吵，为什么离婚，盘问一切细节。这些话立即被作为新闻广泛传播，传回来时已加工得面目全非。”

让她恐惧的是她成了一个作风不正的第三者。“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我的房间里‘看看’；时常有人在深更半夜找男同事接电话找到我的屋子里来；每次我送男客人穿过



刘晓庆

走廊，背后总是传来窃窃私语，向我们投过来审视的目光；几乎所有到过我屋子的男同事都成了嫌疑犯。还有人当面问我：‘听说你床上功夫特别好？’”

时隔多年，谈到当时的处境时，她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没意识到一个电影演员，所谓的娱乐人物，是不能有个人秘密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粉丝和影迷的。我当时迟迟不能接受这一点，一直在和这种不能改变的现实作艰苦斗争。”

(新民)